

●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冯牧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冯牧

我的三个故乡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疏影文丛/邹海岗,王俊英主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9

ISBN 7-80074-662-3

I 疏… II. ①邹… ②王…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选集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753 号

我的三个故乡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冯牧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ISBN 7-80074-662-3/I·272

*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32 开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6.125 印张

定价:9.80 元

序

我喜欢读散文，也热衷于写散文，却写得很少。我的工作岗位要求我不得不把散文写作当作我的“第三产业”。我也认为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的文学形式。但我的散文主要是记录了自己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路程的足迹。有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说过我的一些关于云南的散文：“其足之所至，多为人所少经之地；其笔之所及，自亦为人所难状之景。幅幅画页，缀成长卷。色彩或浓重、或淡雅，但都洋溢着对祖国山川、兄弟民族、边防战士的挚爱之情。”其言不无溢美，却比较确切地表达了我的写作追求。

冯 牧

1994年6月

目 录

仁者长寿

——关于冰心老人二三事…………… (1)

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

为巴金老人 90 华诞作…………… (10)

延安梦寻…………… (15)

延河边上的黄昏…………… (29)

我的三个故乡…………… (35)

久病延年…………… (38)

丰盛胡同

——我从这里起步…………… (43)

但求无愧无悔…………… (48)

献身树和绞杀树…………… (55)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62)

虎跳峡探胜…………… (70)

隐而复现的石城…………… (81)

高黎贡山纪事

滇行日记摘抄…………… (88)

湖光山色之间…………… (100)

在阿诗玛的故乡…………… (111)

瀑布之歌…………… (116)

碧达海

——难忘的旅程·····	(125)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139)
摩梭人的家乡·····	(146)
从怒江到片马·····	(157)
杜鹃赞·····	(166)
澜沧江上“小太阳”·····	(171)
向老山主峰攀登·····	(176)
小社会和大天地·····	(183)

仁者长寿

——关于冰心老人二三事

在目前健在而且一直笔耕不辍的我国第一代老作家当中，冰心同志在我心中始终占有一个别人难以代替的崇高而又亲切的位置。虽然我认识冰心同志很晚，是我在五十年代后期从云南重新回到北京——我的第一故乡之后，才同她开始交往的。从我认识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把她当作我名副其实的长辈和老师看待。因为当我还在小学读书开始学习作文的时候，她的作品就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材，现在回忆起来，我所以在少年时代就能够初步学会用清通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也为后来选择了文学这条艰辛而又诱人的道路奠下了最早的基础，是同我从小就熟读并且反复背诵冰心的那些充满了温馨、真诚、善良和同情心的流畅而清新的文字分不开的。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我的一篇作文（实际上是对冰心《寄小读者》中一封信的纯粹是描红式的模仿的散文），博得了国文老师的好评，给了我一个满分，并且还写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评语：“此文清新爽脆，读来如嚼鸭梨，有冰心风格。”我当时看了觉得莫名其

妙，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句评语和比喻来自当年一位大作家对冰心风格的评论：这位学者在列举了当时几位大作家的不同风格时，用吃天津鸭梨这个比喻来形容冰心的文风，“清新爽脆”就是他当时选择的用语。我的国文老师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虽然不免失当，却使我这个少年文学爱好者对冰心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充溢着的纯洁而真诚的情操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心底里增添了更深的仰慕之情。

我是在五十年代后期正式来到中国作协工作的。前几年，没有多少可以和冰心同志接触的机会。偶然在会议和外事活动中遇到她，也很少交谈；但我耳濡目染她对后辈人发自内心的关切、爱护和奖掖，她的平易、纯朴和率真的神情，她的文质彬彬和温文尔雅的举止，越来越加深和充实了我少年时代就开始形成的对于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青少年的仁者与长者的印象。

有一段时间，我对于如何称呼这位我心中的崇敬者而感到惶惑。人们通常对她的称呼，比如称她为“先生”和“同志”，总使我感到或者显得生分，或者显得勉强；最后，尽管我的年龄比她小了将近二十岁，是她的晚辈，我还是采取了“吾从众”的态度，称她为冰心大姐。

我和冰心大姐有较多的接触，应当说是自十年文革始。有一度，我和她以及张光年、张天翼、侯金镜等同志被集中在一个人们称作“牛棚”或者“黑窝”的小院子里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我发现，那些造反派“英雄”们，对于冰心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以及另外一些老同志，表现得格外严厉乃至凶恶。那时冰心已经年届古稀，被“勒令”每天七点半就要到“牛棚”里来“上班”和参加一些她力难胜任的劳动。她从家里挤公共汽车来上班，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但她几乎是风雨无阻地每天按时到达，提包里带着

一个小铝饭盆，她吃得很少，也很简单。我意外地发现，这位平时温和可亲、身体瘦弱的老人，这时却显是十分坚毅和镇定，和我见面时，脸上总是挂着一丝会心的微笑。甚至还时常用平静的口吻低声地向我讲述一些“见闻”和发生在民族学院的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她对我说，前几天，造反派抄了她和吴文藻先生的家，还专门为此开了一个“展览会”，借以证明这对“反动权威”夫妇的“罪行”。她苦笑着对我说：“那些展览品，大部分是假的，是造反派为了证实展览会内容的惊人而从别处凑起来的，因为我们家多的是书，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她还幽默地说，“展览出来的居然还有一些金银首饰，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是我家的，将来退还给我，我们家可就闹了。”

在六八年上半年，“四人帮”猖狂发动那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活动时，作协的造反派也企图在冰心身上大作文章。他们先是诬陷冰心夫妇在建国初期返回祖国，带有某种别有用心目的和背景，然后采用了种种阴险乃至残暴的手段，来逼迫冰心说出是谁派人把他们一家接回来的，从国外回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在这样的险恶的风浪冲激下，这位身材单薄、态度随和的老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坚强的气概，实在使我们衷心地感到敬佩和惊叹。在一次“批斗会”上，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些政治小丑们说：“我知道你们想让我讲什么。但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是为了爱国才回来的。我们爱祖国、相信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回国的目的。我们不是因为别人的动员和安排才回国的！”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回答，引来的是一阵暴虐的殴打，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一记重拳下被打倒在地；但是，她立即奋力爬了起来，口中仍然重复着同样的回答。她那时脸上悲愤而坚毅的神情，使我们一群共命运者都不禁涌出了悲愤的热泪，我当时发自内心的愿望就是跑到她身边，扶她一把，但在那种场合下，这样

做是不可能的。我从模糊的泪眼中看到，老人强忍着痛苦，吃力地站起来，毅然挺立着，好像是一个英勇不屈的战士。

事后，冰心大姐告诉我：她们一家确实是在周总理的号召和安排下才得以顺利返回祖国的。但她敏锐地意识到，那些造反派的阴谋，是想把污水泼在她敬爱的周总理身上，“我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讲有关周总理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讲！”她气愤地说：“他们反对周总理，我们就要保护周总理。”那时，在感到敬佩的同时，我忽然觉得，在这位瘦弱而温和的老人，在这位连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绝少粗声大气的老前辈身上，具有着一种了不起的崇高品德和情操。在她面前，我甚至有时会为自己的不够坚强而感到惭愧。

在一九七〇年，冰心大姐和我们这一群备受折磨的难友们，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分手，被调到吴文藻先生所在的沙市五七干校去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又和她重新见面。她不愿意多谈文革中所经历过的那些令人痛苦而屈辱的生活，但使我高兴的是，在经过了十年艰辛的岁月之后，这位年迈和孱弱的老作家，从身体到精神都没有被压垮，相反地，倒显得格外精神和结实了。我注意到，新时期的到来给她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热情：从此，她的有如潺潺流水般写作出来的大量多半是短而精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欣悦，老人似乎越活越年轻了。她的充满了年轻活力的作品中所流涌出来的对于祖国，对于党和人民，对于亿万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的深沉真挚的感情（及其广泛影响），为她漫长的文学生涯写下了崭新的光彩夺目的一章。

从冰心大姐度过她的八旬华诞以后，她的一些朋友和曾经共过患难的同行们，就都记住了她的生日是在十月五日这一天。（另一位我所敬重的老作家夏衍同志比她小二十天，因此她把夏公称为“小老弟”。）然后，大家几乎是怀着一种共同的心情，不约

而同地自发地每年都要来为她祝寿，衷心地希望她健康长寿，生活得幸福、快乐，过得舒畅，活得精神，似乎是想以此来对她多年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和生活磨难给予一些安慰，作出某种报偿。我常常感到，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本来是想给她带来慰藉和祝福的，但到头来却总是从她那里获得了许多快乐和安慰。她似乎总是满足于使自己成为一个“施者”和“奉献者”，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因此，几乎所有来访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幼，总是从她的热情似火而又柔情如水的言谈中获得了很大的愉快和满足，似乎不是人们来向她祝福，反而是从她那里获得了更为真诚的祝福。有时，我看到这样的场面，就会感到，在老人手中似乎总是握着一支小小的火炬，不但时时使人看到她的一颗水晶般晶莹澄澈的心，而且还可以不时地点燃坐在她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心。

在这样的老人面前，人们会羞于说出哪怕是一句假话、一句言不由衷乃至粗鄙无文的话。1985年十月初，吴文藻先生不幸去世，我是从报上看到了消息后的次日去看望冰心大姐的。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一路上都在想：对于这位不幸的长者，我应当说些什么样的话才能给她以哪怕是微小的抚慰呢？但是，当我坐在她面前，又一次看到她善良、恬静的目光和使人感到亲切的笑容时，我立刻就感到，我的一切忧虑和我本来想说的一切安慰的语言都是不必要的。在我面前的老人比我所期望的更加坚强。她平静地说：由于不愿意惊动朋友们和给组织上添麻烦，因而文藻同志去世的消息她没有通知很多亲友；她认为，比起举行任何仪式，更重要的是要早些通知学校，把文藻同志的存款捐赠给民族学院，作为研究生奖学金。在这时，我从她的神情中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既是对于已故的亲人，也是对于祖国和人民的耿耿真情。

卧室和客厅中都坐满了来探望的客人，主人和每一位探望者交谈着，亲切而又慈祥，这使我又产生了一种感觉：在这些由于悲痛而沉默着的客人面前，冰心似乎既是一个受慰问者，同时又是一个慰问者。而这些被慰问的慰问者，在激动之余，不知不觉地都被主人的坚毅精神所吸引，并且从她身上获得了信心和力量。这真是他们在踏进这间小小客厅之前始料未及的。

送走了一批客人，她让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对我小声说：“你今天运气好，他们为我的生日送来了蛋糕，我们一起吃吧！”这时，我才想起来，隔一天（十月五日）就是她的八十五岁生日。她一面切蛋糕，把一朵奶油红花切给在座的一个少先队员，一面说，“鲜花应当属于你们年轻人。”这位老人，一生把“真善美”的情感奉献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沉重的时刻，也仍然极其自然地流淌着她对于少年儿童的火热般的激情。

在吃着她亲手送给我的蛋糕时，冰心大姐突然问我：“你今年多大了？”口气仿佛是在问一个孩子有几岁了。我回答说：“六十六岁，老啦！”她笑着说：“那咱们俩同岁。”看到我愕然的神情，她又幽默地解释说：“我是一九一九年开始写作的，到现在也六十六年了，你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咱们不都是六十六岁吗？看来咱们有缘。”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同时，她的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反应，不能不使我感到吃惊，而且立刻从内心感到有些惭愧。在年龄上，她大我将近二十年，但她的思维能力和精神状态，却显得比我还要年轻。

冰心大姐自从不幸腿部摔伤后，就很少出门了。八年来，我每到她家里去的时候（不是春节就是她的生日），总是看到她精神抖擞地坐在卧室的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刚收到的报刊和新书，或是一叠正在动手写作的稿纸。有时，来了必须接待的客人，她就用双手扶着形状好像是一张小茶几似的助步器，颤颤巍巍慢

慢走到外面的客厅里去会客。过一会，送走了外屋的客人，又回到卧室的书桌后面，和另一批朋友谈笑风生地聊起来。我真佩服她的那种在老人中实在罕见的旺盛的精力和机敏的应对能力。她待人的亲切真诚和毫无做作的淳朴自然，使来到她身边的人，总是有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她有一次对我说，她实在不愿意过生日，因为她喜欢过清静的日子，但是她的生日一年比一年过得热闹。每到这一天，她的小小客厅中和卧室里总是坐满了兴高采烈而且是诚心诚意地来对她表示敬意的客人。络绎不绝的迎来送往，接连不断的应酬活动，使人看着都替她感到累得慌，但是，不论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她都总是表现得那样地从容不迫，那样地细心周到。有一次我因病住院，没有去给她拜寿；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当我正为此而感到疚愧时，却收到了她托人为我送来的一盒精致的蛋糕，似乎是让我在病房中也能够分享一下她的快乐。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用这种自然流露的真挚感情来对待她的许多不同年龄的朋友的。面对着这个蛋糕，我不禁激动地想到：无论是在品德上或是在做人的修养上，我从她那里获得的是那样多，而我所奉献给她的却是那样少。

冰心大姐过九十大寿的日子，我和荒煤同志相约：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再去给她拜寿，为的是躲开那个乱哄哄的热闹的高潮。我为了表达心意，在花店买了两盆松树盆景，意思是希望冰心老人能够像不老松一样长寿和坚挺。我们走进客厅时，虽然时间很晚了，却还是坐满了客人。她让我和荒煤坐在她的身边，亲手递给我们每人一杯酒，认真地说：“我们都不会喝酒，但今天这杯酒可得喝！”我们当然高兴地喝干了这杯象征着友情和人瑞的酒。然后，她又指着茶几上盘子里的寿桃说：“这东西现在很稀罕了，是舒乙他们托人定做的，你们也应当吃一个！”这一天，冰心大姐看来显得格外高兴，在她面前，摆满了朋友们送来的花篮。

其中最耀目的是巴金同志送来的由九十朵红玫瑰花组成的花篮。使她高兴的另一件礼物，是一尊老寿星的瓷像。冰心大姐笑着说：“这可是个新创造，过去的老寿星都是男的，这个老寿星是女的，这个主意想得好，是向着我们女同志的。”这个女老寿星确实烧制得很别致，慈眉善目，雍容大度。但是，在我心目中，真正的女老寿星的最生动最丰富的形像，是此刻坐在我们面前的冰心大姐。她已经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了，却依然容光焕发，并无倦色，她微笑的面容，仍然像往常一样慈祥、温和、亲切和真诚，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长者和仁者的魅力。

今年春节前夕，我去给冰心大姐拜早年。在她的书桌上放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使这间小小的卧室显得分外明亮。她正在书案上给别人题字，看见人进来，就说：“你来得是时候，我正要送你一本刚出版的书。”她随即要人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精装的《冰心文集》，签上名盖了章。在交到我手中时，她忽然对着我的耳边用有些天真的口吻小声说：“你把书用报纸包上再带走，这本书的精装本只剩下几本了，让别人看见再向我要就不好办了。”她看来不但身体硬朗，还有些发福，脸色也比过去丰润了，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看到她正在写字，我就对她说：“您也顺手给我写一幅字吧！”她略微想了一下，就提笔在一张十竹斋信笺上，运笔如飞地写了两句话：

有好友来如对月，

得奇书读胜看花。

看到她题款时写的是：“冯牧小友正”五个字，我和她都不禁笑起来。然后，她又题上了名款：“冰心，庚午除夕”。我当时脱口而出地说：“老太太，今年是辛未年了！”我还以为我为她纠正了一个记忆上的错误，她抬起头来，对我笑着说：“庚午指的是农历，今天是除夕，虽然是一九九一年了，但从农历说，还得算庚午

年,到了明天才应当算是辛未年呢!”

她把写好的字交给我并且问到:“怎么样,称你为小友,可以吧!”

当然可以,不但可以,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很高兴她把我这样一个晚辈当做可以信赖的朋友来看待。我还应当坦率地说,能够成为她的“小友”,我不但高兴,而且是从心里引以为荣的。

1991 年

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

——为巴金老人 90 华诞作

不久以前，我和陈荒煤同志一道去上海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应当坦率地说，我决定到上海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去看望我所敬爱的巴金同志，在他的九旬华诞期间向他表达我真挚的祝贺和敬意。我想荒煤同志肯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因此，我们在巴老生日的几天前就到了上海，为的是想提前寻找一个较清静的日子，去给这位年高德劭的文学前辈拜寿。

到上海以后，我们才发现，要想寻找这样的可以避免贺客盈门的清静的时刻是不可能的。完全是出于对这位文坛巨匠的真切的爱戴之情，早在十天以前，各种祝贺活动就如同春潮浪花般地涌向上海武康路的这所小小的庭院。有那么多朋友和读者，有那么多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有那么多颗火热的心都争相以一束鲜花、一纸贺信、一份别出心裁的礼品，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崇敬与祝福。我可以断言，人们在此刻所表达的，绝不只是对于一位获得了崇高声誉的文学大师的祝贺，而且更主要的是对于一位有着一颗真诚而炽热的

心的老人、一位一生把自己的生命和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长者的崇敬与爱戴。

我们知道巴老是害怕做寿的。他喜欢宁静，喜欢沉思，害怕热闹，更不喜欢张扬。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既希望在向他祝寿时能和他多相处片刻，又害怕占用他太多的时间，给他带来过多的干扰。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当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走进摆满了花篮的客厅时，客人还不多。这时，巴老正坐在阳台的窗下沐浴着早晨的金色阳光。——这种宜人的天气，在上海是不多见的。我看着他微笑的面容，觉得他比我去年看望他时脸色丰润多了。看到他身体的健康状况比我们想像的要好，我们都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在我思想中，立刻闪现出我在当天早晨读到的他不久前给冰心大姐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让大家经常看见您健康的笑脸，它将对人们的安慰和鼓舞。”同样地，看到巴老的安详的面孔，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巴老在我们中间健康地生活着，只要巴老手中还紧握他的那支坚持讲真话、坚持追求真理和鞭笞丑恶的锋锐的笔，就会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巴老对于我们这一批客人（包括陈荒煤、王元化、李子云和我）的到来，是高兴的。在我们分别转致了自己和北京友人的问候之后，他用缓慢清晰的语调说：“不久前，在杭州住了一段。杭州和我有缘，大约是空气好水也好，每次去休息，都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在以后的随意交谈中，他对于北京老朋友所表现出来的思念之情，他对于中国作协主席团长久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所表示的热情关切，都使我深深受到感动。我由衷地感到，只要巴老健康长寿，只要他像多年来那样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中国的文学事业就是有希望的。

由于在一个多月以前，我曾经受巴老的委托，代表他到意大利去接受蒙德罗国际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特别奖，我给巴老带来了一份我以为是最适当的祝寿礼品：一张表现佛罗伦萨（又译翡冷翠）全景的放大照片和一本反映意大利风光的摄影册；它们都是我自己拍摄的业余摄影作品。由于那张放大照片是我意大利之行所拍摄的作品当中唯一一张受到摄影家们认可的作品，我把它放大成一张 20 寸的彩色照片，并且用金属框架装裱起来，看上去颇有点油画的效果；也由于佛罗伦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曾经使巴老所向往的但丁和歌德长久居住过的地方，当我把照片中当年但丁和歌德经常散步的那两座横跨在清澈河流之上的古桥指点给巴老看时，我看得出，他是欣悦的。他轻声地对我说，“很好，这等于让我也到意大利旅行了一次。”巴老本来曾经有机会到那里去访问和旅游的，那是在多年前他荣获“但丁奖”的时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以致站在旁边为巴老翻阅那本相册的李小林，这时也有些遗憾地说，“那一次本来是应该去的，要是去了该多好啊！”

客人逐渐多起来，在狭小的阳台中人们挤来挤去地为巴老拍照，又争着和巴老同照。由李子云带头，晚辈们接连地向巴老深深地鞠躬，向他表示后代人的敬意。一阵阵欢声笑语，闪光灯耀人眼目。我看得出来，巴老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兴的宽容的神情，脸上却也时时闪现出一丝疲倦和窘迫的神色。他确实是害怕热闹的，尽管这是欢快的热闹，充满了挚爱和崇敬之情的热闹；但对于一位九十岁的体弱的老人来说，给他带来的负担毕竟是使人不安的。于是大家建议，请巴老回到客厅中去，在那里，他可以坐得舒适些，可以减少一些应对的疲劳。

客厅中四处都摆满了花篮。送来的花篮和花束太多了，人们就把标志着最珍贵友情的花篮放在客厅旁边的室内。其中最使